



MA  
D693.23  
4

# 耕者有其田淺說

中國國民黨  
中央執行委員會  
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編印



## 目次

- 一、甚麼叫做耕者有其田
- 二、爲甚麼要使耕者有其田
- 三、怎樣去實現耕者有其田

# 一、甚麼叫做耕者有其田

張三問李四道：

「我前天在城裏聽了一句話，叫做：『耕者有其田』。這是關於我們農人的事，但我不懂得是甚麼意思！四哥：你是進過學堂的，請給我詳細講一番，好不好？」

李四聽到張三這樣問，很和悅的答他道：

「三哥問的是『耕者有其田』一句話嗎？這句話我也聽到很早了，但最近纔弄明白的！說起來很有趣味，尤其是我們農人聽了，格外有意思，你如有閒工夫，我情願給你詳細說一說，不知道你有工夫聽沒有？」

張三聽到李四情願給他講解耕者有其田，很歡喜的說道：

「有工夫！有工夫！請你給我詳細講一番，也可以長一長見識；要知道我們天天在田野裏做活，委實無從聽到一點新鮮有趣的道理啊！」

張三請李四先坐了，他自己也跟着坐了，他們兩人談起耕者有其田的問題，李四說得有聲有色，張三聽得入情人理，他們兩人談得津津有味，連眼前的痛苦都忘記了，好像已



經到了大同社會一樣。以下是他們的談話：

李四：『三哥：我先給你講這五個字，好不好？』

張三：『好極了！我正不懂這五個字怎麼說法！』

李四：『這五個字可以分兩節來講：前兩個字「耕者」爲一節，後三個字「有其田」爲一節。耕者就是耕種的人，就是親身耕種田地的農人；有其田就是有那些田地，就是享有自己耕種的那些田地，把兩節合攏起來，耕者有其田就是說：誰耕種的田地，這田地就是誰的。』

張三聽畢，忽然若有所悟，說道：

『照這樣說來，我們村裏趙紳士家，就不是耕者有其田了！』

李四看見張三已經懂得耕者有其田的意義，心中很高興，繼續說道：

『當然了，趙紳士家有那麼多田地——幾百畝？哦！不止幾百畝，總有幾千畝吧！他家自己纔有七八口人，而且自己並沒有去耕種田地，那些田地，都轉佃給旁的農人去耕種，他家只是按時收租。他家既有那樣多的田，所以每年收得的租息真不少

，他們自己雖然不勞苦，不耕種，但因為有這麼多租息收到手，所以他們吃的海味珍饈，穿的絲綢棉緞，住的高屋大廈，有工夫閑逛，有工夫賭博，他們逍遙浪蕩無所不至，他們正是不勞而食的地主，這叫做「不耕者佔有其田」，當然不是「耕者有其田」了！」

李四說到這裏，稍停一時，抽了一口長氣，張三乘機插嘴問道：

「那麼，村裏王大哥是不是耕者有其田呢？他自己種着許多地，不過是由趙紳士家租來的！」

李四聽見張三又把王大哥誤認為耕者有其田，連忙解釋道：

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！王大哥耕種的田地，不是他自己的田地，是由趙紳士家租來的。王大哥雖然耕種那些田地，但因為那些田地不是他的，而是趙紳士家的，所以王大哥勞苦的結果，他自己不能完全享受，他每年所收的糧食，多一半都給了趙紳士家作為租息，他自己祇得了很少的一半，自己一大家口人，勞苦了一年，依然沒衣服穿，沒飽飯吃，晚間睡在沒門沒窗的茅屋裏，窮得多可憐；王大哥，是只受苦不

享福的佃農，這叫做「耕者無其田」，當然更不是「耕者有其田」了！」

張三聽到這裏，不知不覺的長歎一聲，說道：

「真可憐？四哥：我也是耕者無其田的佃農啊！我的窮苦光景，正與王大哥一樣可憐！但是，耕者有其田，我們村裏究竟有沒有這情形呢？」

李四看到張三感懷身世，悲從中來的樣子，隨即勸慰他道：

「三哥！不要傷心；像你這樣可憐的農人，到處都是，這是社會的罪惡，不能怪那個人！要解開這種痛苦，不是一天兩天做得到的，更不是一人兩人做得成的！你要是這樣傷心，我就覺得不好再說下去了！」

張三聽到李四要停止講說，急忙說道：

「沒有傷心！四哥：我並不悲傷！請你趕快說，你說到底我們村裏有沒有「耕者有其田」的人？」

李四見張三這樣勤學好問，心頭非常歡喜，繼續說將下去，他說：

「我們村裏也有「耕者有其田」的人，譬如劉成家，周興家，他們都算耕者有其田

了！劉成家中五六口人，他們種了八九畝地；周興家中八九口人，他們種了十幾畝地，他們都是自己去耕種自己的田地，自己來享受自己的糧食，他們除了給國家納稅外，再沒有地主來收租息，所以他們每年收穫的糧食，自己夠吃以外，還可以把一部分賣了，賣得的錢，換成衣料，建修房屋，再買些其他日用物品，他們的生活就比較好得多了！這兩家因為自己在自己的田地裏耕種，自己為自己耕田，所以他們的田地耕種得格外好，收穫格外多，他們的生活，也格外舒服，他們是自作自享的自耕農，所謂「耕者有其田」，正就是他們的這種樣子！」

張三恍然大悟，拍掌大笑道：

「對了！對了！「耕者有其田」原來是這個意思，我纔明白了！四哥：那麼你們家也是自耕農，也是耕者有其田了，難怪你們家的光景那樣好！你們原來正是耕者有其田啊！」

李四更歡喜了，笑着說道：

「不錯！不錯！三哥真聰敏，一提說就懂得了！可惜你沒有得進學堂，不然，準得

一個博士！哈！哈！……」

張三忽然又有所感，很有疑惑的問道：

『但是，爲甚麼自古以來，就不是耕者有其田？而且自我生到世上，他們就是地主，我們就是佃農？這是人家的命好，我們的命苦，漫說沒有辦法實現耕者有其田，就是有辦法，也怕不合乎道理；不合乎各人的命；像我還是只好守着受罪的本分罷！你說是不是？』

李四見張三又疑惑到這許多問題，心中暗暗佩服張三，他於是越想把這些問題給張三講個明白，他隨說道：

『三哥還有工夫聽我說嗎？如果還有工夫聽下去，我可以把你所疑惑的這些問題，再詳細講說一番，教你更明白，爲甚麼一定要「耕者有其田」的道理；好不好？』

張三聽見李四還情願給他講解許多問題，更高興了，連忙答道：

『好得很！好得很！有工夫！有工夫！快講說！快講說！』

李四於是又開始講，張三於是又開始聽，李四講得有聲有色，張三聽得入情入理，看他們談的樣子，比頭一次更加津津有味，正是人逢快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，以下是李四給張三講的話：

## 二、爲甚麼要耕者有其田

李四恐怕耽誤時間，先同張三商量好，他可以一口氣直說下去，好像對衆演說一般，張三只可以靜聽，再不要在中間插問，以免浪費時間；張三說：好極了。李四於是開始講演道：

「我們人類，在以前並沒有地主與佃農的分別，以前本來地球上人很少，田地很多。在那時的土地，正像現在的空氣日光海水一樣，是取不盡用不竭的，所以，誰也不把土地佔爲私有，正如現在誰也不把太陽空氣佔爲私有一樣。我們想：誰能把天空中的一片空氣，佔爲私有，而不讓旁人去吸呢？」

「到後來人多了，每個民族因爲便於共謀生活起見，就共同佔一塊土地，在這塊土

地上，他們可以釣魚，可以打獵，可以收牛羊，可以設帳幕，不至於再跋涉遠走，來往奔波，這塊土地就爲這一個民族所共有，並且爲這個民族所共用，這是一個時期！

『再到後來，人類的數目更增多了，生活的方法也慢慢地變了，以前全民族共有的土地，就分給各族團體領用，直到最後，人口更多了，而土地不能逐日增長，如是土地也像金錢貨物一樣，變成私有的財產，第一步由家族團體把土地分給家族中的個人，第二步再由許多個人彼此賣買，把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裏，形成了此刻地主田連阡陌，貧農無可立錐的現象；這種現象，是後來纔變成的，並不是自古如此，這是我們第一要明白的！』

張三聽了李四這一段講演，一面連連點頭，一面心中暗想，原來如此，我還以爲自古以來就是地主田多，佃農沒田，原來我想錯了！張三正要開口插話，李四又繼續講演了：

『究竟爲甚麼要耕者有其田呢？耕者有其田究竟有甚麼好處呢？這層道理，待我慢慢兒來一條一條的講：

「第一，土地是天然成功的，不是那一個人做成的，正如空氣日光一樣，如果那一個人獨佔空氣日光，而不讓別人用，那是何等無理的事！同樣的，如果那一個人獨佔田地而不讓他人耕種，那也是頂不合理的事！

「第二，自己勞苦的結果，應該自己來享受才算公道，如果自己勞苦的結果，教旁人去享受，或旁人勞苦的結果，教自己來享受，這是何等不公平的事！

「第三，有田地的人不耕種，耕種的人沒田地；有田地的人只享福，沒田地的人只吃苦，天下那能有如此不公的事？如果耕者有其田了，那大家都可以勞動，大家都可以享福，勞逸既均，苦樂亦平，豈不是好事？

「第四，少數人如佔有過多的物品，他一定就要浪費奢侈，養成罪惡，如果耕者有其田了，地主既無過多的地租收入，他自然不至於驕奢淫逸，吃喝嫖賭了！

「第五，耕者有其田以後，多數人都容易生活，一方面可以免除人類的飢寒困苦，另一方面可以保持社會的安定和平。

「第六，耕者有其田以後，土地歸耕者所有，收穫為耕者所得，一方面可望耕者對

土地加意培養，他方面可望耕者對種田的法子留心改良，多投本錢，多加勞動，豈不全社會都有好處？

『第七，耕者有其田以後，農民直接對國家繳納租稅，一方面可免得地主從中剝削，社會上減少了一大半吃飯不做事的人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國家稅收，替大家做些有益的事。』

『第八，人人勞動，可以使得體格健康，減少疾病，增長年力，民族一天天強盛，』李四講到這裏，稍一停頓，張三忽然情不自禁的說道：

『照這樣說來，耕者有其田真是再好沒有的了；不但合乎道理，而且於國家民族社會大眾都很有利益！』

李四講得話很多了，而且時間已久，他頗有疲乏的樣子，打算休息一回再講，張三於是又問道：

『耕者有其田好是真好，但怎樣能夠辦到呢？我覺得就像只好說了，未必就能夠成爲事實吧！李四哥：你是很識時務的人，你說：這到底有甚麼辦法去實現呢？』

李四講了大半天，講得口乾唇燥，本想就此結束，不料被張三這一追問，又激起他講話的興趣，他索性原原本本，又把怎樣去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辦法，振起精神，來講給張三聽。以下是他給張三講的話：

### 三、怎樣實現耕者有其田

李四想這個問題很難講，又要合乎道理，又要切于事實。所以他先思索了一回，然後才開始講；張三也因為這問題很難解決，他曾經想了半天，一點也想不出妥當的辦法，所以由惑疑而質問李四，請他講解；一方面也是為難李四的意思。以為李四只懂得空洞道理，未必知道實現這道理的方法；現在李四開始講了，張三自然格外靜心去聽！李四講道：

「要知道怎樣能夠實現耕者有其田，先要明白現在全國農人與全國農地的情形。我們中國究竟有多少農人？究竟有多少農地？這些農人和這些農地究竟是怎樣的關係？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先要知道的，知道了這些問題，才能研究出「耕者有其田」如何實現的辦法；

『我們中國的農人共有多少數目，向來沒有確實的調查，照一般說法，大概是一百個人當中，有八十多個農人。全中國據說有四萬萬幾千萬人口，那麼，一百人裏面有八十幾個是農人，一萬萬人裏面就有八千多萬農人，四萬萬多人裏面，當有三萬萬二千多萬人，都是農人了！』

『其次，我們中國究竟有多少農地？這也是向來沒有確實數目的！據外國人研究：全中國總共有一百五十萬萬畝土地，在這些土地當中，大約有七十萬零五千萬畝完全不能耕種；三十六萬萬畝犯不着耕種；實際上可以耕種的，大約只有四十三萬五千萬畝。在這些可以耕種的土地當中，已經開墾好的大概有十二萬三千一百餘萬畝；荒地還有三十多萬萬畝的樣子！』

『再其次，不能耕種的土地我們不管，犯不着耕種的土地我們也不管，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這些能耕種却沒有開墾的荒地，以及已開墾好了的這些耕地，這兩種土地都與實現耕者有其田很有關係，所以我們應該注意！』

『怎樣才能使人人有田地耕種呢？第一，應該想法教田地增多；第二，應該想法教

田地分配平均，要教田地增多，惟有設法去開墾荒地；要教田地分配平均，我們就應該研究到怎樣去實現耕者有其田了！

『現在全國農人與全國農地的關係，究竟如何呢？這也沒有很靠得住的調查！不過從書上頭比較來看，大概中國土地的分配情形是：十畝以下的人家，要佔百分之四十二三，十畝以上的人家佔百分之二十六七，三十畝以上的佔百分之十五六，五十畝以上的佔百分之九多些，百畝以上的佔百分之五多些，這就是說，農民所有的土地，平均十畝至二十畝的，要佔全體的百分之七十。其次，中國的農人，就全體而論，自耕農最多，其次是佃農，自耕兼佃農最少，大地主更少了。』

『由此可以知道：第一，中國的土地還沒有十分集中；第二，中國的土地已經分配得不十分平均；第三，耕者有其田的自耕農已經在中國很普遍；第四，實行耕者有其田時，對於多數農人完全不受影響；第五，實行耕者有其田時，佃農當然擁護，自耕農也樂於贊助，所以容易進行……』

李四講到這裏，張三忽然插嘴說道：

「四哥：你說的這些，似乎都是好不好實現一方面的，雖然我也十分喜歡聽，但時間不早了，究竟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辦法是甚麼？希望你趕快給我說出來聽聽罷！」

張三說罷，靜心去聽，李四見張三急於要知道辦法，就接着說道：

「從理想上說，有兩種辦法都可以實現耕者有其田，第一種是激烈的直接手段，第二種是平和的政治手段，這兩種手段究竟那一種適當，那不是可以隨便斷定的，一定要仔細研究中國這樣情形，究竟是適用那一種？」

「第一種激烈的手段，就是要耕種田地的農人，用強暴的手段，把地主的田地沒收，自己做主人，這種辦法，如果是在土地只被少數人占着的國家，平和的政治手段解決不了，未始不是一種大刀闊斧，斬釘截鐵的痛快辦法；但在中國，前面已說過，土地還沒有十分集中到一塊，自耕農占大半，地主與佃農都比較少的情形之下，這種激烈辦法，不但不公平，而且是行不通的；如果強行起來，農人一定得不到好處，就是國家民族全社會，也都要受到很大的犧牲的；在江西那些地方的共產黨，不是用這種辦法嗎？他們用這種辦法向農人討好，其實是欺騙農人，結果弄得農人

們自己爭起來，不要說各人得的地不夠耕種，就是夠耕種，因為爭還爭不清，更沒有耕種的工夫了！並且，就因為這種緣故，鬧得整年打饑荒，死的人很不少呢。所以這一種激烈的辦法，不是在中國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辦法！

『第二種平和的政治手段，統是由國家製定許多適當的法律，像土地法，土地使用法，土地徵收法，地價稅法等，用政府的力量來實現耕者有其田。這種方法，一方面為農人解除痛苦，謀得利益；一方面也顧全地主應有的正當利益，免得地主心中不平，再來革命。這樣可以使全國家全民族全社會都避免了不必要的白犧牲，而得到應有應享的好處，是一種很公平的办法。究竟這種辦法的內容又如何呢？現在可以分做幾條來說：

（一）照地價抽稅。照地價抽稅與照地面抽稅不同，因為土地有肥瘦，出產有多寡，如果照地面大小來決定抽稅多寡，那勢必使每畝收入兩元的瘠地，與每畝收入百元的沃地，納同樣租稅；收入百元的稅太輕，而收入兩元的稅太重了，豈非極不公平嗎？照地價抽稅，地價昂貴的他的收入必多，地價輕賤的他的收入必少，地價

貴的就抽稅多，地價賤的就抽稅少，這就是教收入多的多納稅，收入少的少納稅；也就是教田地多的多納稅，田地少的少納稅。這樣，一方面可以調濟人民生活，一方面可以防止土地集中，另一方面更可以限制私人的資本（就是本錢），不至造成顯明的貧富兩階級，而發生殘忍的鬥爭！同時政府再用收累進稅遺產稅所得稅等辦法，就可以使地主逐漸讓出過多的土地，慢慢兒變成耕者有其田的自耕農。至於地價的估計，又是由地主自己報告的，因為他的田地，是肥是瘦，是貴是賤，是若干價格，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明白最確實，所以自己報價，乃是最公平最妥當的方法。如果地主狡詐取巧，以多報少，想少納稅時，政府就可以照他自己報告的價格，強制收買他的土地；反之，如果以少報多時，他就會怕常常多出稅款，弄來弄去，地主只有以實報實，不敢撒謊了，這真算再巧妙不過的辦法。

『(2) 照價收買。政府照價收買地主的土地，一方面可以免得地主少報地價，一方面也就是用國家的力量償還地主以前所出過的錢，而把他過多的土地，慢慢分配給一般沒土地耕種的農人。這樣地主可以不受損失，而農人可以得到田地，國家又

由農人逐漸收回代墊的地價，可以不受損失，而全社會却因爲人人都有田種，都有飯吃，已沾莫大之福了。

「(3)漲價歸公。土地漲價，有兩個原因：一是人工的，就是用人力修培的結果（比如開墾修建等）；一是自然的，即人口增加交通發達的影響；由地主力量發生的人工漲價，自然地主可以享受利益，但由全社會力量發生的自然漲價，當然應該歸全社會共享；所以，凡是土地經地主報過價之後，那自然增價，就應該全部收歸公有，一方面爲公共增利益，他方面可以拿這筆款項購買土地，借給農民，或借款給農民，幫助他購買田地。

「(4)限制占田。土地是不會自然增多的，如果私人可以儘量去霸占，自然要弄到多數人占不到一點土地。所以，應該由國家制定法律，規定私人的土地，不得超過一個一定的數目；凡超過一定數目的田地，就由國家特別抽稅重稅，使地主非放棄不可。

「以上是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重要辦法，此外還有減低佃租，徵收土地遺產累進稅，

設立信用機關扶助農人購買土地，以及開墾荒地振興水利許多事，也都與實現耕者有其田有密切關係，我們爲時間限制着，現在不能詳加說明了！」

李四講到這裏，真是唇乾舌燥，看他疲乏的樣子，很願意抽一支香煙，或喝一杯清茶。但因為他們都在田野中坐地，煙茶都沒有，張三心中很覺得抱歉，爲甚麼不把茶壺與煙盒隨身帶到田野來！又想到誰知道今天會遇到李四，而且他還給我講說這許多道理聽呢！張三又想到如果把這些辦法都能夠實行了，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的時候，我現在種的這五六畝地，不是變成自己的了嗎？我如果自己有了地耕種，每年交納給趙紳士家的租糧，不是要成自己享用的了嗎？他又想到拿糧賣成錢，拿錢買布買油鹽醋醬，修房子，做桌子椅子，他一時想得全然出了神，幾乎把他平日所見過所羨慕的事物，都一一聯想一過，他似乎已經成了自耕自享的人了；……直到李四開口問他一聲：「三哥，還沒有聽明白嗎？」他才一念忽回腔子裏，依然勞苦在田間！問道：

「四哥：你說甚麼？我不會聽着！」

李四笑道：

「你也聽得疲乏了！我問你明白了沒有？」

張三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像把他的心事教李四看穿一樣，連忙答道：

「明白了！不過我想這麼好的辦法，究竟誰來實行？誰肯去做呢？」

李四道：

「三哥，這個你放心！現在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強固很注意老百姓的革命黨，叫做中國國民黨。這個中國國民黨，一方面要使中國強盛起來，不受外國的欺侮；同時，要把我們農人由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主財閥的壓迫下解放出來，不受那些痛苦。國民黨的主義（主義就是辦法的意思）叫三民主義，在三民主義中，有一個民生主義，民生主義有兩部份：一部份叫節制資本，一部份叫平均地權，這平均地權的辦法，就是要實現耕者有其田。三哥；假使你願意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，你最好去擁護中國國民黨，使民生主義裏那個平均地權的辦法從速實現。因為國民黨的力量已經很大，擁護（擁護就是相信而且照着做的意思）的人已經很多，假使大家統統都擁護起來，三民主義馬上就能實現，而你的希望也就馬上可以做到了……」

張三聽到已經有人做耕者有其田的工作，而且還有一個強固的中國國民黨爲農人謀解放，歡喜得了不得，說道：

「四哥：真的嗎？真有這事嗎？怪道我從前也聽人說有個國民黨，是爲人民做好事的，但我總不知道做甚麼好事！又聽有人說是靠不住，國民黨就是革命黨，革命是搗亂，把我倒弄得莫明其妙。原來國民黨正是要實現耕者有其田，爲農人謀利益的，要不是你說，我不會一輩子不明白嗎？」

李四是早已覺悟了的進步農人，他聽見張三也澈底覺悟了，自然更加高興，接續說道：「現在的政府，已經是國民黨治之下的政府，本來就有實現平均地權辦法的責任的，但爲甚麼還不能把地權平均呢？最大的原因，是因爲全國的農人還沒有完全覺悟（覺悟就是懂的意思），還不明白耕者有其田的所以然！如果政府此時馬上要平均地權，要實現耕者有其田，一些地主自然要反對，卽一般農人，因爲不明瞭平均地權的意思，不明白耕者有其田對農人有甚麼好處，恐怕不但不能給政府作後盾，也許還要受那些地主的欺騙，上他們的老當，跟着他們後邊來，與政府爲難呢。」

李四說到這裏，張三忽然問道：

「國民黨裏面是一些甚麼樣的人？四哥！」

李四見張三注意國民黨了，知道他已進一步有行動上的覺悟了，遂答他道：

「國民黨不論貧富貴賤，無論甚麼人都有的，只看這人有沒有真正覺悟，你如果真的有覺悟了，情願爲三民主義去努力，國民黨是很歡迎你的！你……：……」

張三不待李四再說下去，急忙說道：

「我覺悟了！我真正才覺悟了！」

後來張三果然加入國民黨爲黨員了，張三爲人很忠實，對工作非常努力，他在村裏慢慢兒成了全體農人的指導者。他領導農人組織農會，他被選爲農會的幹事長，他領導全村的農人，給黨政府作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工作。他不但爲自己謀利益，同時爲全體農人謀利益，爲全社會全民族謀幸福，他居然變成一位忠實的革命者，誰也敬仰他，愛慕他。這些都由於他澈底明白了「耕者有其田」的意義，所以才有如此良好的結果。

1111

國民政府行政院  
編印

444128

(4)

54.25

804

4

113